

刀沼魔

喬治·桑 著

平明出版社

魔

沼

法 喬治·桑著

融玉君譯



平 明 出 版 社

• 1 9 5 4 •

新譯文叢刊

【文學·藝術】

魔 沼

定價¥5,900

著 者 [法] 喬 治 · 桑

譯 者 羅 玉 君

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

上海延安中路一一五七弄五號

總經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一九五四年四月初版(1-15000)

國光印書局印刷 振興裝訂所裝訂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
原序

在我寫魔沼的時候，意思是想開始寫一系列的田園小說，把它們編纂在一道，題名爲『打麻人夜話』，我沒有什麼系統，也沒有什麼在文學上的革命的企圖。革命不是一個人所能完成的，在藝術上尤其如此，它是在不知不覺中完成的，因爲每一個人都有份的緣故。但是在描寫鄉間習俗的小說裏，這是不適用的。它在每個時代用各種形態出現，有時是華麗的，有時是造作的，有時是自然的。我曾經說過，在這兒我必須再說一遍，田園生活的憧憬，一向是城市甚至宮庭的理想。在迎合這種把文明人帶回到原始生活的樂趣的傾向上，我並沒有獨創出什麼新的東西來。我既不願意用一種新的語言，也不願意替自己尋找一種新的風格，可是有許多報紙上發表的文章肯定我是這樣。我了解自己的意向要比別人清楚些，我常常奇怪批評竟會從那麼遠去尋找，而實際上刺激藝術創作的靈感，不過是最簡單的意念，和最平凡的事實。特別講到魔沼，我在開場時所提到的一幅使我感動的荷蘭的版畫，和當時我眼前播種季節的一幕真實的情景，便是我寫這一個簡單故事的動機，

我把這故事的背景放在每天散步場所的素樸的風景裏。如果有人問我，我的目的在哪兒，我就回答他：我只想描寫一個極動人而極簡單的故事，不過我沒有如願的成功。我在簡樸裏的確看到而且感覺到了美。可惜看見和描繪是不同的兩件事啊！藝術家所懷抱的最大希望，便是引導有眼睛的人自己去。讀者們請注視這簡樸的風光吧，請注視青天，原野，綠樹，善良而真實的農民。你們將在我的書裏看見一些，而在偉大的自然界裏將看見更多。

喬治·桑

諾 昂 一八五一年四月十二日



小 瑪麗

原書名 La Mare au Diable
原作者 George Sand
原出版者 l'Edition Nelson et Calmann-
Levy, Paris, 1936.
插圖 照 1889 年巴黎出版的 Collection
Calmann Lévy, Maison Quantin
版本中 E. Rudaux 作的插圖複製。

內 容 介 紹

喬治·桑是法國十九世紀的著名女作家。《魔沼》是她的一部歌誦勞動人民的作品。內容敘述年青的農夫日耳曼錫居兩年，岳父命令他到隣村去向一個有錢的寡婦求婚。正好牧羊女小瑪麗也要到鄰近的農場去尋找工作，兩人因此同行；夜裏經過林中魔沼，迷失了道路，走來走去，總是走不出那座林子。第二天天亮以後到了寡婦家，他發現她又虛榮又驕傲，完全過的是享樂腐化的生活，況且他在路上注意到小瑪麗心地善良，愛他的孩子，才是他真正追求的對象，於是回來以後和小瑪麗結了婚。這本小說不僅生動地描寫了法國鄉村景物，而且敘述了法國十九世紀農村中許多有趣的古老風俗。



喬治·桑像

目次

原序	一
一 作者告讀者	三
二 耕種	八
三 莫里士老爹	一七
四 好農夫日耳曼	二二
五 姬也特老媽	二七
六 小彼得	三三
七 荒原上	四〇
八 大橡樹下	四四
九 晚禱	五三
十 雖然寒冷	五九

十一	星光下	六
十二	村中美人	七
十三	場主	七
十四	老婆婆	八
十五	歸來	九
十六	莫里十媽媽	六
十七	小瑪麗	一〇

附錄

一	鄉間婚禮	一〇五
二	賀儀	一二
三	婚禮	一二
四	白菜	一四〇

魔

沼

一 作者告讀者

憑你臉上的汗珠，

你才贏得生活的貧苦。

在長期的工作和折磨之後，

瞧罷，死亡召喚你去。

這用古法文寫成的四行詩，題在荷爾賓①的一幅圖畫下面。它在真摯裏流露出一種深深的憂愁。這張版畫畫了一個農夫犁着田，一片廣大的原野延展到天際，那裏我們看見一間間可憐的茅屋，太陽正在山丘後面沉落。這是一天辛苦工作的最後一刻了。那個農夫的年紀老了，彎着背兒，衣服襤褸。他正趕着四匹一聯的瘦弱疲憊的馬，犁鏟穿入多石

① 荷爾賓 (Hans Holbein 1497—1533) 德國名畫家。

的無情的泥土裏。在這樣充滿了血汗和堅苦的氣氛裏，只有一樣東西是活躍的，那就是一個幻想的人物，一個拿着鞭子的骷髏。他在受了驚駭的馬旁邊的犁溝裏奔跑，鞭打着馬，好像是這個老農的耕童一般。這便是死神。這是畫家荷爾賓特別在他的哲學和宗教的一系列寓意畫裏，着重介紹表現的腳色。這些畫是悲哀的，同時又是滑稽的，題名為「死神的各種幻影」。

在這畫集裏，不如說在這偉大的構圖裏，死神在每一頁上都表現出他的重要。它是聯繫的鎖環和主題思想。荷爾賓畫出了國王，教皇，情人，賭棍，醉漢，修道女，娼妓，匪盜，窮人，戰士，和尚，猶太人，和旅行家。所有他那時代和我們這時代的一切的人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這個死神總在擲擲，威脅，而且勝利。祇有在一張畫裏面，他是缺席了。這便是那個可憐的拉撒路，躺在財主門口的一堆糞土裏，斷言說他不怕死魔。這無疑是因為他沒有可以喪失的東西。而且他的生存實際上是一個提早了的死亡。

這種流行於文藝復興時代的基督教裏半異教的斯多噶思想，真是富有慰安的能力嗎？宗教的信徒在那裏找着了他們的希望嗎？野心家，奸詐的人，殘暴的人，縱慾的人，這

○ 拉撒路 (Lazarus) 乞丐，病臥在財主的門口，死後由天使帶去。見路加福音。

○ 斯多噶 (Stoicism) 希臘哲學中的一種學派，主張禁慾苦行。

一切糟蹋生命，被死神揪着頭髮的倨傲的罪人，無疑地都要受到懲罰。但是瞎子，乞丐，瘋子，貧窮的農民，一想到死亡不僅僅是他們的災難，難道他們長期的困苦，就得到補償了嗎？不！一種抑制不住的愁苦，一種可怕的宿命論，籠罩在這個藝術家的作品上，就好像一種愁苦的詛咒，發洩在人類的命運上。

荷爾賓對當時他所見到的社會的忠實描繪，真是痛苦的諷刺。罪惡和苦難感動了他；但是，作為另一個世紀的藝術家，我們將描繪什麼呢？我們要在死亡的想像裏為我們這一代找尋報酬嗎？我們將引用它來作為邪惡的懲罰和苦難的補償嗎？

不！我們需要注意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。我們不再相信墳墓的空虛，也不再相信用勉強遁世的代價換來的救贖。我們希望生命是美好的，正因為我們希望它是豐富的。撒路應當離開他的糞堆，那麼貧窮人就不必再以財主的死亡感到滿意了。人人都應當享受幸福，那麼一部份人的幸運，就不會形成罪過和苦惱，成為上帝的懲罰的對象。農民播種的時候，應當知道他是為着生命在工作，不要以為死亡走在他的旁邊，而感覺安慰。因此死亡不應當再是對幸運的懲罰，也不應當再是對不幸的安慰。上帝不會指定它作為對生命的懲罰，也不會指定它作為對生命的補償，生命既受上帝的讚美，我們再不許墳墓做那些得不到快樂的人們的逃避所了。

我們時代裏的一些藝術家，正視了他們的周圍以後，特別喜歡描寫災禍，貧賤和拉撒路的糞堆，這也許屬於藝術的和哲學的領域之內，但是把貧苦描繪得這樣可怕、墮落，有時還是這樣惡濁、有罪，他們的目的達到了嗎？產生的效果是不是像他們所希望的一樣有益呢？我們不敢妄下斷語。也許有人會對我們說，指出在財富這脆弱的土地下面隱着的深淵，讓富人害怕。正如在『死亡的跳舞』^①裏，藝術家給他展示了張開的墓穴，死亡隨時準備好把他擁抱在不潔的臂膀裏。今天，我們讓他看到賊盜打破了他的門，謀殺者暗暗地窺伺着他的睡眠。我們承認我們不懂怎麼把窮人扮作逃犯或夜盜給他瞧，就能使他愛好他所輕視的人性，或感觸到他所畏懼的苦命人的貧困了。可怕的死神，在荷爾賓和他的前輩的畫中，一面咬牙切齒，一面拉動四絃琴，這個樣子並沒有能够使壞人變好，也沒有能够使受難的人得到安慰。難道我們的文學，不是用了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家所用的方法嗎？

荷爾賓的酒徒，瘋狂地斟酒在杯子裏，來趕走死亡的意念。他們雖然看不見死神，但死神卻是真正替他們斟酒的人。今天作惡的富人修堡壘，購槍械，來防備暴動；藝術指出了暴動在暗中醞釀，等着機會要在社會上一下子爆發出來。中世紀的教會，出售免罪符來

① 荷爾賓的一幅畫的題名。

應付塵世上的權貴的恐怖心理。今天的政府，卻是使富人們繳納鉅款來維持警察，獄吏，武力，和監牢，來緩和他們的不安。

亞爾伯特·杜銳^①，米蓋朗琪羅^②，荷爾賓，卡羅^③，柯雅^④，都會對他們的時代，他們的國家的罪惡，作了強烈的諷刺。他們不朽的作品，是具有無可爭辯的價值的歷史文件。因此，我們不願意否認藝術家有偵察社會的瘡傷，並且把社會的瘡傷暴露給我們看的權利。可是除了把恐怖和威嚇畫出來，就沒有別的可畫了嗎？在靠了才氣和想像力才流行的，用罪惡為題材的神祕劇的文學裏，我們喜歡那些溫和善良的人物，勝過喜歡那些有戲劇效果的罪人。溫和善良的人可以引人改惡向善，罪人祇引起了恐怖。恐怖並不能醫治人的自私，反而使它增加起來。

我們相信藝術的使命，是一種情感和愛的使命。今天的小說應當代替古代質樸的時代的寓言和神話。比起提供一些慎重同緩和方法來減少他的畫面所產生的恐怖，藝術家有一種更重大更富詩意的工作。他的目標應當是做到使人喜愛他所關懷的對象。若是

① 亞爾伯特·杜銳(Albert Durer 1471—1528)德國畫家和雕刻家。

② 米蓋朗琪羅(Michele Angelo 1475—1564)意大利的雕塑家，畫家，詩人及建築家。

③ 卡羅(Carlo 1552—1632)法國雕刻家。

④ 柯雅(Goya 1746—1828)西班牙畫家。